



這天來到地質公園印洲塘荔枝窩，講解腳下的粉沙岩。多年來看山看水，悟出風水之理，幾年前替中大通識科寫了個風水學課程，信不信由你。

## 非常人語

### 頑石 吳振揚

2011年09月29日

香港地質公園升格為世界地質公園，幕後搞手吳振揚奔走六載終見開花，霽然色喜。他兒時患哮喘，睡覺時幾乎窒息，中一投身民安隊少年團，開始行山，哮喘一去不返，他自此愛上野外、山石。現年四十開外，乃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，愛石如命，有次發神經搞他所謂的「墳場生態旅遊」，跑到天主教、回教、猶太墳場，察看墓碑是何石所造，連赤柱死囚墳場也不放過，旁邊獨木舟會人員警告：「嗰度好猛！」吳振揚卻如亡靈冥授，大有發現：「係花崗岩！」當初構思世界地質公園，被潑冷水；近日申請成功，民建聯循例宣布成功爭取，大抽其水。任你風吹雨打，頑石依然故我。





香港地質公園包括西貢區的糧船灣、甕缸群島、果洲群島、橋咀洲，以及東北區的印洲塘、赤門、赤洲與黃竹角、東平洲。西貢區主要看六角形岩柱（見圖），東北區則看沉積岩。

人說香腸好吃，但不要看製作過程；香港地質公園入世好威，但過程多舛，○五年初吳振揚與中大地理系教授伍世良、土木工程署退休工程師李曉池、國內地理學者李江風合寫計劃書，喝倒采聲隨即掩至。

有人質疑吳振揚開設了船公司，地質公園一旦成為旅遊熱點，租船暢遊者必多；專業界指他在中大教書，事成後學生必定聞風報讀；就連當時他所屬的香港地質學會也柴台，指大陸的世界地質公園大興土木，破壞地貌，他朝香港也相同。

吳振揚慨嘆：「熟地質的人，你以為最支持的人，反而反對得最犀利。」○六年他離開地質學會，另創地貌岩石保育協會，曾舉辦香港最美岩石選舉，意在為地質公園入世造勢，選出望夫石；選塗鴉最嚴重岩石，冠軍也是望夫石；帶團清洗被塗鴉岩石，當然又係望夫石，「其實洗不掉，只是教育細路愛護岩石。」

吳振揚建議政府向國家資源部提出，將香港地質公園升格為國家級，他捧着計劃書去幾個部門叩門，所得回應是：biased、unqualified、unprofessional，雖然唐英年不在場，但意思等同 rubbish。

○七年七月邱騰華當上環境局局長，他與吳振揚是港大地理系舊同學，當年一齊搞過迎新營，他採納這項計劃，翌年施政報也開綠燈，○九年九月升為國家地質公園，向入世邁進一步，「世界地質公園

under聯合國，你話個名好唔好？政府正正要這些，有威擺，況且投入金錢唔會好多，因為不須建設。」

去年十一月北京向聯合國申請入世，上週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宣布，香港得咗。

香港跟隨歐洲的管理手法，着重保育、教育。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大搞建設，破壞景觀呢？「我可以去聯合國班馬，用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壓你！」

全球八十七個世界地質公園，中國佔廿六個（不計香港），但沿用風景名勝的管理方法，大興土木，「聯合國好清楚中國地質公園的問題，香港最能起示範作用。我可以咁講，無咗香港，係聯合國地質公園項目的蝕底。」

一將功成，突然好多人搖旗支持，他蓄怨已久，說：「以前有嚟嘢俾你，無人認頭；而家件嘢掂喇，大把入蒲頭。」記者問他，霎時多了朋友？「我不覺得多了朋友，只是少了敵人。」

近日民建聯帶傳媒到萬宜水庫宣示功勞，旗下沙田鞍泰區議員楊祥利聲稱，該黨早在○五年已開始爭取。吳振揚透露，當初拍檔李曉池找來楊祥利，這位楊生出了幾萬元，印製計劃書，請兩位專家來港演講。「為五、六皮周圍求人，我寧願自己出，但李曉池話佢得，我無理由反對。」

楊祥利極具創意，想將馬鞍山白石作為地質公園中心點，藉此大搞發展，這與吳振揚的原意大相逕庭，往後工作沒再通知楊，後來與政府、北京、聯合國聯絡的都是吳振揚，「如果當初有政府部門肯制，我都唔需要佢。」現在人家要邀功嘛，「你可以問他地質公園的原意是什麼？因為什麼原因規劃？他在北京聯絡哪些人？哪個人最決定性？有沒有他的電話號碼、電郵地址？」截稿前楊祥利未回應本刊。

## 收買不到的人

吳振揚下個矛頭對準骨灰龕。有商人在地質公園馬屎洲水芒田非法興建骨灰龕，吳振揚曾與立法會議員甘乃威、張宇人、王國興，連同傳媒視察馬屎洲，當地紋身漢對着鏡頭晒馬，觀將過來，如果記者不在場的話難以設想，自此吳振揚不敢獨闖龍潭。

另外，中電聲稱為了減排，計劃於清水灣以東海面，園內果洲群島、甕缸群島附近興建六十七支風車發電，吳揭露興建風車時排碳量



比生產煤電更高，而風車產電少於香港用量 1%，歐美例子卻顯示電費因此大增 15%至 20%，又貴又不環保，他誓阻中電的大事。中電大抵不會找人揪他一頓吧？「也說不定，我要小心，他們可能表現得好斯文，其實內裡乜都有，因為牽涉太多金錢。」中電公布，風電成本最多七十億元，但吳振揚估計高達一百億，按利潤管制 11%，中電單計風電，每年可獲額外利潤達十一億。「我已公告天下，我只得罪了兩幫人，一個是馬屎洲骨灰龕，一個是中電，如果一日我突然在街上翻低，你便知道什麼事。我不會自殺，但凡睇得多石頭的人都好樂觀；我無病好健康，我只得罪了兩幫人。」

這天他到南丫島講解風車無料到，當晚記者邀他吃飯，他卻趕回家跟媽媽撐枱腳，真乃孝子；他批評友好團體卻不留情面。須知大型建設項目總要找環保團體做環境評估報告，變相建立利益關係。「現在香港好多綠色團體因為有成本壓力，要考慮下個月怎生存，只要有機構贊助，便不開聲罵。你唔好以為綠色團體真係好綠色，這是生與死的問題，一係你就執笠。」



幾十年前荔枝窩客家村村民紛紛移居外國，家園荒廢。地質公園入世，有助園內舊村活化。



吳振揚對石頭情有獨鍾，這天講解客家人每戶對開都設沙岩作為磨刀石。

此話打砸了環保團體的吃飯傢伙，「我已聽到消息有人要媽叉我，我準備好，我的強點是我沒利益（關係），我真係唔怕你，你哋個個有晒利益，你咪同我拗理由囉！」

中電何嘗不想找他合作，早前兩度約見這條頂心杉，他卻大談風電搵笨。「我好惡，我惡不是我夠大聲，而係我無利益，最得人驚的人，就是收買不到的人，你不能叫他收聲。」

清高只因無負擔，他創立的地貌岩石保育協會既無正式會址，也無職員，由會員拍硬檔做義工。無甚開支，不收會費，不乞捐獻，「我私人不能收，你俾個會又無用，我們根本不用交租，不用出糧，我們沒有這種壓力，可以做我們覺得是對的事。」

現有一千三百五十名會員，多數不憂柴米，例如伍世良及非洲人

Marafa都是中大教授，有個台資投資公司財務總監，又有個民政署高級聯絡主任五十五歲提早退休，遊山賞石去也。

「我講個秘密你聽，有個會員寫了遺囑，身家留給個會。真係好過癮，有些行山人真係好 crazy。」





這天吐露港風高浪急，小船顛簸，記者沒人性，要他走到船頭邊介紹景觀，邊讓我們拍照。



中電擬在地質公園附近興建風電場，大殺風景。這天他到南丫島風車視察，收集反對理據。「要風車還是要世界級景觀？由香港人決定。」

有花堪折直須折





他說香港地質公園的特色是城市中的地質公園，例如圖中烏蛟騰距離大埔火車站僅二十分鐘車程，世上少有。

吳振揚在港大地質地理系畢業，到倫敦大學帝國科技學院取得地理化學碩士，志願教書，無奈哥哥不在港，弟弟投身銀行，他只有接手家族珠寶生意，雖稱不上富有，起碼不用為中電的 project 折腰。

由於生意關係，他熟悉鑽石，指出只有美國寶石學會、歐洲寶石學會發出的證書才信得過，其他可以不理，「有些鋪頭也出證書，你喜歡寫什麼，出聲，原本 G color，可以寫到 D color。」

記者肉麻，想包裝這個人愛岩石多過鑽石，豈料他說此乃事實，「信不信由你，鑽石有時悶到抽筋，尤其細石。」

鑽石淨度分十一級，要將千百粒細石一一分辨，可要人命。「你知唔知分呢

啲嘢可以令你眼都矇埋？好老實講，我出去睇沉積岩好過。」

一做十多年，○三年才執教鞭，最近取得悉尼大學地球科學博士，目前在中大教可持續旅遊碩士課程。

其弟吳振德運氣不及他，本是中信嘉華銀行高層，患鼻咽癌，引發肺癌，後來擴散到右肩，動手術切除部分肌肉，從大腿、臀部割肉補上。他與病魔糾纏六年，點滴記在著作《瀟灑走幾回》，希望造福其他病人。右手不聽使喚，便改用左手，繪畫他與妻女容貌，放到書裡。

吳振德渴望到澳洲唸有關人道主義的博士課程，本已取錄；他同時計劃寫書探討社會問題、人生困境。

○八年九月十七日，香港岩石網

hkrocks.net 面世，乃地質公園入世前奏，當日吳振揚與邱騰華到清水灣出席啟用儀式，吳關掉電話，家人怎樣也找不着，原來醫生嘗試替吳振德移除呼吸儀器，情況立時急轉直下。次日十八號弟弟病逝，博士課程、那部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，一直沒法達成。

此後吳振揚趕緊搞地質公園，「這件事讓我知道，覺得有意思的事就要快些做，唔做就唔使旨意做，我弟弟正是這樣。」

香港時間九月十八號（上週日）凌晨，挪威歐洲地質學會宣布香港入世，那天正是其弟逝世三周年。

吳振揚告訴記者：「我媽媽也有癌症，比弟弟更早，只是捱得耐，他早走一步。我媽唔係好掂，所以我盡量與她吃飯。」

撰文：陳勝藍

攝影：高仲明

mailto:news@nextmedia.com